

第四章 父慈子孝

——兒女与晚辈对父母的孝思

Moments that Last a Lifetime

李仁芳

2013年11月

Before having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my dad, he passed away. Before trying harder to love my mother, she passed away. Now they will never know how much I miss them and how sorry I am for not doing enough for them.

It was a sunny afternoon in late November, we were sitting around my mother, admiring the early Christmas decorations done by my niece, and asking my nephew about his trip all the way from California. My mother started to look around the big living room again and again to make sure she did not lose sight of anyone, and said "It's great! Everyone is here for the holiday reunion." She had the happiest smile on her face that I could never forget. I wanted to tell her how beautiful she was. I should have said it out loud instead of worrying about interrupting her train of thought. Later when she lay down on the couch, I had my two daughters take turns to hold hands with her. Later, my younger brother told me that my mom wanted her hands to be held ever after. That was very comforting.

Although it has been a long time, my mother is not really far away. I could still smell her like when I cuddled next to her as a little girl. Now, I can see her strong personality right in my baby granddaughter. She turned tons of difficulties into opportunities for her children without second thoughts. She gave me the courage to never give up. Go baby, the world is waiting for you.

Similar imagery happened to my yearning for my dad. The dedication to friends and the passion to celebrate life with feasts are my younger daughter's traits, just like my dad. I saw him stand by the door and smile at me like in the old days when I put the ivory bracelet on my granddaughter. It is a family treasure that he brought home all the way from Xian during the civil war. Now, his ideas and dreams are carried on by my brothers, so we have his books to hold on tight and his wisdom to blend into our lives.

母亲纪念文

李仁美

2013年9月

母亲生于民国初年(一九一四年)，再过两年就过逝满二十周年了。而我也早已年逾花甲，身为小女的我愿虔敬地在此为文纪念。

母亲自与父亲结褵后对父亲及子女无不竭心尽力且经历过不少的危机和挑战。但都能本着不屈不挠的意志与处变不惊的态度来达到原来的期许。总言之，母亲的一生可归纳于下：

1. 敬爱先夫
2. 抚育遗孤
3. 喜好文艺
4. 酷爱园艺
5. 爱及孙辈
6. 生命历程

现就每一标题举些简例，希望能从渐行渐远的记忆中找出片纸鳞爪的事例来与兄弟姐妹们分享。

1. 敬爱先夫

父亲过逝时母亲已生育子女七人，其中二女因阿米巴痢疾，不幸年幼夭折。在繁忙的十六年结褵中未曾踏入社会。父亲的骤逝令她措手不及。所幸父亲生前交游广阔，朋友们慨然成立治丧会及捐赠子女教育基金，母亲自是非常感激。同时她并感受到完成父亲遗志的呼召，勇敢地走出家门重新踏入社会。她立即联络父亲的军中朋友，全力出版《中国兵学大系》。此遗著共十四册，在母亲精心整理下样样俱全但仅欠序文。她在此书的跋文中除诚征序文外对父亲毕生对中国兵学的宏扬及展望作了最深刻的批注。同时她还续版父亲已有的著作如《孙子兵法新研究》，

《决胜丛书》，《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等等。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能将父亲新近接办的《战斗月刊》连续发行三年而后止。而将父亲创立已久的「世界兵学社」维持近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中母亲忙于校对，印刷，销书及结帐。子女的生活费用也因此得有补助，想这必是父亲始料所未及的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父亲过逝三周年时，母亲印制了《李浴日先生纪念特刊》；其中亲撰〈浴日之恋〉一文缅怀父亲对她的诗情至爱及她对父亲不止的眷恋。看来母亲能将此爱衷心地转移到子女身上诚非偶然之事。

我虽未能清楚地回忆到父母间的相处，但却亲眼见到母亲对父亲的怀念；在父亲初逝时，母亲看到凡像父亲的人必走上前数步，希望是父亲归来；或甚寄望父亲做灵也能回来再见一面。每逢周年纪念更不惜摆上一做桌祭品；虔诚地三鞠躬后又含泪回厨房忙了。星期假日必带领子女上圆通寺祭拜父亲的灵骨。来美依亲以后，只要有子女返台必惦记着他们去圆通寺上柱香。此外父亲的情诗和家信一直被母亲视为珍宝，至今仍墨迹犹新地收藏在我家。近年来，小弟及二哥全力将父亲的兵学著作电脑化并成立网站，希望中国兵学能广为流传。但愿此举能将寸草之心报得父母的春晖之爱于万一。

2. 抚育遗孤

父亲倏然过逝之后，五个子女分别是二，五，六，八及十五岁。可谓食之者众，生之者无。军方曾有意收容孩子们至华兴育幼院，母亲自是含泪谢绝。不过小弟进三军托儿所确是可行之事。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院方说住校亦可。谁不知不出三日，

母亲就带了一袋橘子去看小弟。只见母子二人相拥而泣，从此小弟恢复通勤直至托儿所结业为止。毕业时，母亲还应邀上台致词，答谢蒋夫人对三军子女的关爱。而我和姐姐也沾光地看到了三只小熊，老背少等儿童剧。院方还送了我们不少儿童书籍和一大包大得我们都不敢奢望的各色糖果。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那么顺利；孩子们发烧，百日咳，长水痘乃至顽皮打架也一律由母亲包办。当时还没有健康保险，就医需自付，所以母亲除了应用有限的医学知识外就是靠意志与天斗。直到躺在床上的孩子自己下床玩了，母亲才松了一口气。有次小弟一直高烧不退，求教于军医房客才知得了白喉且已到晚期，必须立刻送台大医院以防细菌增长堵塞气管。如此一来，母亲不但要不眠不休地陪医还得抽空回家做蒜碗以免传染给其它子女。我每天看着一碗碗的蒜，闻着满屋子的蒜味，发誓只要母亲回家我一定要做一个全世界最乖的孩子。后来小弟幸而脱险实出于母亲临危不乱的能耐。另外二哥爱打篮球从小就是个球迷，曾数次荣登三军球场。后来因抢球不慎，手骨意外折断，疼痛无比，长夜哭嚎。母亲带他上台大医院上石膏，未奏效。最后辗转找对了跌打中医才痊愈。至于我的姐姐，她常帮忙家事又喜欢和母亲谈心 and 说悄悄话，因此一直是妈的娇娇女。妈担心她肝功能不全，常买块小猪肝煲汤给她喝。她偏不爱喝，结果都被我喝光了。而我呢，母亲常说我长得就像她；身体好又有耐力。不巧的是脾气也相同，经常杠住，让她生了不少气而我也吃了不少不必要的苦头。

此外母亲还常给我们讲故事。听得最多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全家聚聚一堂，神游典故的美好气氛至今记忆犹新。当我们听得出神入化时对诸葛亮，关公，刘备等民族英雄钦羨不已，并等不及地问“那后来呢？”。

就像其它父母一样，母亲对子女也是充满了期望。当时最令人羡慕的模式是：

“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

母亲也不例外。虽然未曾亲自督导过孩子们的课业或解答过英数问题，她却非常明确地提醒我们：

“你们的父亲去逝得早，没有八行书，你们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来争取机会。”

其它家训包括：

一：遇有难事必抱破斧沉舟的决心，再加上前无退路后有追兵的冲劲则凡事必能成功。

二：做事必须稳扎稳打，不可心存侥幸。

三：遇有危险必设三重保障，犹如狡兔必有三窟。

四：读书要勤奋如六国时的苏秦。

她并细解苏秦初试不中，回到家中“面有愧色，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炊，……”。深受刺激后的苏秦乃头悬梁椎刺骨，发奋读书，再举而中，乃至六国封相。其间世态炎凉，成败得失相去之巨可见一斑。

这些明训听得最多的自是作弟妹们楷模的大哥。所幸，三四十年后事实证明他没有白听；因为大哥不愧是排行中最俱创业精神的一位。

同时母亲也不要孩子们多做家事，再累也情愿牺牲自己的现在以成就子女的未来。五位子女的初中，高中及大学的三关联考无不全力支持。有年她冒酷暑一连陪考了三次；那就是小弟考初中，我考高中及二哥考大学。此外她又提倡“相携论”，那就是要求子女们依长幼之序相提携，并共进。

在那个时代，母亲对子女教育也难免有些重男轻女的观念。比如要是女儿考好了，她便勉励道：“你们跑的是百米赛跑，不可骄傲。”

要是儿子考坏了，她便鼓励道：“你们跑的是万米赛跑，不可气馁。”

这二句“简评”在当时虽似滑稽之谈，然而三四十年后在我的同辈中确实找到不少应证。母亲又常对我和姐姐提到：

“我小时用饭时，都是男生先女生后。而你们现在全可免此陋习”，

“但是你们一定要有出息做个职业妇女。不要像我只能在家里节流”。

如今我虽仍有介小职但并不表示有出息。而是家中万一有意外，母亲抚育遗孤的一套在美国是行不通的。那我该怎么办呢？唯一的方法就是出外打工啰！

当时因常年战乱，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以致父亲携眷随政府退守台湾时并未作长久的打算。因此盖了一间很“土”的屋子。它是用竹枝做骨架，敷以粘土，外加一层洋灰防雨。这样的结构怎能经得起常来的台风呢？每当台风前夕，母亲就带领大家钉窗钉户，忙着把兵书从低处搬到高处。三更半夜，狂风暴雨时更唤醒大家，一同扶持摇摇欲坠的土墙。其中惊险至今仍深刻脑海。乃至晨曦，风停雨弱，一家人困在一张桌子上望着水退，才知逃过一劫。劫后难免修补家园，把兵书搬出来晒干，数日后再搬回原处。这样延续了十年，经历了多次台风肆虐包括最严重的八七水灾。奇怪的是这老土屋依然屹立；木柱已被白蚁蛀空，屋顶上沉重的石棉瓦却从未掉下一块伤及孩子们。有年当一强烈台风刚过境，气象局立刻预测另一超级飓风即将登陆。邻居们都吓得赶忙迁往高处旅馆避难，并十分同情地要求母亲倘若情况危急可暂住他们的砖屋。所幸这飓风突然转向，让我们又逃过另一浩劫。母亲常说这都是你爸在天之灵保佑我们，而我们也深信不疑。

父亲过逝后，我们吃穿虽简陋，但从不需因缴不出学费而辍学。这件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虽然功勋子女就读公立学校学费全免，杂费却一分不可少。母亲除自俸过简外，必须想出各种节流之道。比如父亲过逝十年间，孩子们穿的衣服全是母亲靠一架手摇式缝衣机亲自剪裁缝制的。我常看她做个不停，就停，就赞美道：“妈，您真有耐心啊！”。她就坦然答道：“我不是有耐心，我是有爱心”。这爱心一直延续到替大哥做第一套赴美大使馆口试的西装及打理所有子女赴美的行囊上。完全再版了唐诗里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3. 喜好文艺

当我小时常看到妈一边做家事一边吟唱诗书。这些诗歌都是她以前上学时记下来的。繁忙的家务让她连找书的时间都没有，但她却能从记忆中找回文学的意境来自我调剂。同时她还写得一手颇引以为荣的好字。至今外子仍称其为端正宁重刚健有力，比起父亲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等到我上了初中，妈开始有时间念些中外名著如《古文观止》，《红楼梦》，《李后主诗词欣赏》，《齐瓦哥医生》，《茶花女》，《安娜卡列妮娜》，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其中尤以约书最能引起她的共鸣。她常将约书的内容揉和自己的经历讲述给我们听。令我们觉得约翰就如同生活在我们之中，比自己看感触更多。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借名小说的写作技巧，写出自己的心路历程于一本取名为《嫠妇心》的自述小说中。不料此文稿却常被其它事物打断。子女们也常劝她不要再沉湎于往日的艰苦岁月之中。但直到她去纽约居住仍不忘此事；一方面谢绝亲友上门打牌，另一方面则翻出原稿想要做最后冲刺。不谓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此文事虽未完成，她却独力完成李氏和赖氏的五代族谱。并凭记忆亲手绘制赖氏的祖屋及田亩，接着便上书故乡罗定县政府请求发还祖产以济赖家人。

此外我们还意外地发现她的绘画天份；她能临描挂在大哥家中的巨幅“黛玉葬花”图。虽然用的是家里现有的儿童彩笔在拼合的电脑纸上绘成，然而黛玉的红颜秀髮及葬花的灵气依旧跃然纸上，毫不逊于原绘。可谓母亲化废纸为神奇的另一实例。

4. 酷爱园艺

母亲于三十年代即毕业于中山大学农艺学系，故不愧为园艺高手。所到之处无花不开，无草不长。瓜棚上必有瓜，果架上必有果。葡萄，香蕉都是成串生的。在我所有的亲人中只有大嫂的园艺可与妈的比美。妈曾任教于实践家专，主授园艺。不但自编教材，还亲自设计庭园种植花草。女学生们多不喜体力之劳却忘不了给赖老师端茶解渴，撑伞遮阳。妈对于庭园的处理颇能利用地势，水分，阳光及土质等自然因素。记得我家后院常积水。妈就种了一排排的紫花。此花春秋开放有半人高。每逢雨季这片紫篱便婷婷玉立在水一方，好不诗情画意。再说，此花之所以能在我家常年生长无需打理就是因为母亲把“懒人”的人为因素都考虑进去了。

此外母亲对学理也颇为精通；她最津津乐道的包括遗传学，育种学，免疫学，显性隐性基因，及隔代遗传等。这在三十年代算是稀奇的学问由她讲来不但头头是道，且语气中对大自然孕育万物的神奇充满了赞叹。后来大哥进了农工系，妈也好不容易地逮到一个机会和大哥同做移花接木的实验。母子二人乐此不疲地想使自家的玫瑰或杜鹃能在一株上开出多种不同颜色的花朵。

更有趣的是母亲后来任职农业试验所，专事土壤分析。在那儿无意间相中了未来的长媳。她念的农化系与大哥原读的农工系仅一字之差，如今结褵近五十载可谓农家一乐也。

母亲一生不善人际，但对大自然的喜爱却始终如一。整理园子时的虫鸣鸟叫，泥土的气息和花草的芬芳都能使她感到生命的重生。在她最后的几年里不仅常来我家看顾花草，还有几次像小孩一样地央求我买几只鸡给她养。

5. 爱及孙辈

妈自幼生长在世代务农的农家，故家族观念深厚。这和现今的个人主义和小家庭制度显然大相庭径。来美后为了帮助子女出外打拼，她志愿在家看顾孙辈，担任后勤。前后照顾过大哥家孙子女三人，二哥家孙女一人，和我家外孙女二人。我的两个女儿，小汶和小沁，都是一出世就被母亲接个正着的幸运儿。照顾周到不说，祖孙间尚颇有交情；妈每次受了委屈，孙子女们便立刻一拥而上，投百分之百的同情票。不满两岁的小沁还用童音抢着说“婆婆，都是爸爸不乖！”；难怪妈生气时总忘不了抱着小沁一起去楼下清静。此时我和外子但求小沁嘴甜，快快逗得母亲气消，上楼团聚才好。至于小汶，为了方便我念书，她在两岁以前是母亲在维州全年带大的。其间小汶曾数次回家；每次送母亲回维州时，小汶总是放声大哭，响透整个火车站，令我们好不尴尬。站务先生见状，一边和小汶作鬼脸一边赞道：“此乃最真诚的离别”。

母亲照顾孙辈也自有一招那就是废物利用。她从不要求我们买这买那，即能将无用之物变成有用之物。且颇为为自己独到的创意引以为荣。现举二例：

其一：她在小沁的婴儿车后面加块木板，木板的两端用外子的旧领带悬在车身的左右两侧。这样小沁坐在前面时，小汶即可坐在后面。母亲就可一路推她们俩一同去上小学了。这玩意刚“落成”我就觉得这婴儿车已旧，现再加上块怪板岂不丢人现眼？没想到孩子们都爱坐这“新车”而且一坐就是一个学期。在学校附近还吸引了一些老外前来一观究竟。

其二：小汶幼时喜绘图，故童画特多。在婆婆眼里幅幅皆有创造力。为了便于观赏，她就用细绵绳不声不响地编了一个方型的蜘蛛网，每个网眼恰可容下一幅小汶的即兴之作。如此 20x10 就能挂 200 幅在墙上。这样的设计不但易挂（只需回形针）且除了四角用铁钉固定外，制作全程仅靠手编并不费周章。看得身为工程师的外子连赞数年。

此时妈虽年事已高，但对父亲仍念念不忘。有次我无意间听到她和七岁小汶的对话：

妈伤感地说：“妳祖父一句话都不说就走了，我很生气。”

小汶颇有同感，便道：“那要是祖父跟妳说他要走了，妳也会很生气嘛！”

我在一旁由衷地希望妈心中的无奈能得到一时的纾解。

妈在我家住久了，观察到女儿及女婿虽然皆有“n”个学位，上起班来仍兢兢业业；唯恐不慎即被炒鱿鱼。也就忘不了幽默我们一下：

“古云‘一命，二运，三风水，四阴功，五读书’，看来你们是考了最后一名啦！”。

她偶儿也会做些美食如“三杯鸡”；虽为家常菜，却味极鲜滑，令人胃口大开。而她的“广东绿豆花生粽”更是众子女的最爱。此粽乃是母亲来美有了空闲后，仿记忆中的家乡粽制成。做时一切从新鲜食材开始，包时技术独到，不但方正平稳且滴米不漏，吃时芳醇可口绵密无比，远胜过超市的冷冻即食粽。

像我一样，母亲最欣赏的就是婴儿天真无邪的微笑。她常很欣慰地说：“我自己的孩子都没空细看，现在终于可以细赏我的小孙子和小孙女了”。小沁两岁后，母亲就移居纽约了。其间每次探望她，她就喜欢把小沁放在沙发椅上，捏她的小耳朵玩。小沁也淘气地说：“婆婆，你为什么喜欢玩我的小耳朵呢？”。小沁虽年幼，说话时却常带“因为”，“所以”等字样，令人啼笑皆非。因她口齿清晰，稚气天成甚得婆婆的喜爱。

妈去了纽约后，一住就近十年。其间常回来帮我作家务。那时孩子们才上小学，厨房虽电器化但仍难里外兼顾。每逢妈来真如大旱遇甘霖，身心得以喘息。当她离开时心里虽十分感激却吝于出口。又为了免我们往返纽约接送，她常按照我们给她预备的英语句子和路标独自乘地铁及巴士来回。这虽颇有独立精神，也常让我们提心吊胆。所幸托天之福她都能安抵家门。

又记，除了参加孙儿女们的各式毕业典礼外，母亲还十分有幸地出席了长孙女立婷的家庭式婚礼。

6. 生命历程

母亲常称自己身强力壮，精力充沛。年青时曾喜好篮球，不慎伤及膝盖。故年长后改做较为缓和的运动。对于关节痛，肌肉痛甚至感冒鼻塞均能自己研发出一套健身操用来治疗或预防。且颇有恒心地每日锻炼。故平时大病不侵小病不入。如非必要绝不吃药。即使吃药也只需常人的四分之一便可得到相同的疗效。她经常操作，凡事亲力亲为，不假他人手。在她眼里无病呻吟是闲人的事，而她只需靠意志便可康复。正因如此，她不觉得病痛和

死亡会面临自己。尽管如此，在她一生中却遭逢了三次亲人亡故的阴影。

一是父亡：母亲上初中时，一日忽闻家人走报谓其父已过逝。她的父亲留日归国后，仕途不顺，退居罗定老家，郁郁终日。最后一病不起，必须前往广州求医。临行时找不到手表；等到找到表已停摆，征兆不佳。在当时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里，母亲甚少与她的父亲接触。如今骤逝，机会不再空余遗恨。

二是夫亡：夫因脑溢血瞬即过逝，事先毫无先兆。这犹如晴空霹雳，让母亲措手不及。后来母亲说婚前虽已知他有高血压，但从不知高血压会成夺命快手。父亲过逝后，有几次母正在忙家务时，忽然看到孩子们在起劲地玩着捆绑兵书用的麻绳，即惊恐不已并含泪制止。

三是母亡：当我约十岁时，母亲从逃港大陈难胞口中辗转打听到她母亲的消息；她的母亲因为是地主，遭到共产党批斗，在举目无亲之下咽下最后一口气。这让她伤痛不已，从此便常提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已”这句古诗来表达她无奈的心境。

除此三件事外，母亲对生命确实充满了期盼和活力。即使在她与病魔奋斗的最后几个月里虽心知此病非同小可，但仍能保持乐观，不气馁。最后一次见到医生时仍恳请道：

“大夫，我要把我的生命交给您了。希望大夫您能全力以赴，我会十分感激您的。”

此后我无意间在小沁的作文中看到她对婆婆过逝的描述：大意是生命的消逝像风一样，来去无踪，不可捉摸。

结语：

妈自幼生长在农村，是地主的独生女。她的母亲为此不敢对她稍加管束，以致养成放任的个性。大学毕业，结婚后正逢七年中日抗战接着便是三年剿匪，故常需携子女逃难，与夫聚少离多。随政府迁台后，平安未满三年即遭丧夫之痛；一夕之间一切责任落肩。也因着她的任性，她选择独挑大梁勇往直前的路。不但完成父亲的兵学遗志，并带领年幼的子女走过崎岖步向康庄。靠自己克勤克俭的毅力，在平凡中默默地成就了不平凡的事。母亲的成就无它就是能亲眼看到子女成家立业和孙辈满堂。如今母亲过逝近二十年；生命虽有终结，母亲的志趣和生活点滴依然栩栩如生地活在子女的心中。

不孝次女在此谨记 9/21/2013

慈母颂

李仁缪

2011年

民国初年先母赖瑶芝女士出世于粤省罗定县殷实商贾世家，23岁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农艺系，后从李汉魂夫人吴菊芳女士共事广东省政府，并由其介绍与先父交往于翌年结缡连县。不惑之年顿成寡妇，知天命时投身教养第三代，花甲后儿女成才，古稀时功成隐退，耄耋之年驾鹤西归。她会写文章也写得一手好书法，毕生最骄傲的事是完成先父兵学志业，最得意的成就是独力教养子女成才，最大的志向是自我锻炼成为一个小说家，最心仪的文学作品是《约翰·克利丝朵夫》，最推崇的史迹是古代烈女与贞节牌坊，最呕心沥血的愿望是要完成一篇脍炙人口的个人传记《嫠妇心》，乌梅酒加花生米则是她生活中最贴心的享受。

先母为人择善固执自负而有使命感，厥然放下富家女、大学生与职业妇女的身段，一生投入家庭相夫教子而不悔。早年即寡却逆来顺受从不怨天尤人，独自含辛茹苦的将五儿女抚养成人。她任重道远地永续经营先父手创的兵学出版社，并将《中国兵学大系》印行问世，传承先父遗留的志业。吾等孩童时，每每跟随先母搭乘5路公交车从永和镇到台北市衡阳路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去寄卖兵书，结账后沿着总统府门前走到新公园门口，先母总会犒赏一客紫色芋头冰淇淋，心里充满了快乐与满足。也还记得1959年台湾的八七水灾，当台风之夜狂风暴雨交加，顷刻水淹过膝，先母决意坚守家园与先父文稿，在微颤欲息的烛光下十支小手扶着摇摇欲坠的竹枝披档泥墙，所幸上天有宠，没有让万

斤重的水泥屋顶崩塌，六命无恙众人称奇。待洪水退后，重整家园时把水渍书籍摊在阳光下曝晒晾干成了当时的奇景。

先母凡事务必躬亲克勤克俭，无怠无荒任劳任怨。抗战时期任职广东省屯垦区孤儿院与农场自恃身体健朗，开荒垦地时总是身先士卒犹如拼命三郎。治家俭约必求物尽其用杜绝浪费绝不玩物丧志。记忆里先母以旧报纸自学打版制衣，以一台胜家古董手摇式缝衣机缝制了儿女所有的衣着，每逢开学节令时都会亲手制作新衣，仲夏夜里吾等一手帮忙摇扇一手帮忙摇机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儿时虽常嘴馋邻家的大鱼大肉，但是吾等衣食无缺，粗茶淡饭甘之如饴，感怀体恤国恩浩荡与军粮素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每年春节假日时，先母总是灌香肠、晾腊肉、磨年糕的忙到大年初一，还要为亲朋长官送上自家烹饪的新鲜年货以示敬礼。除夕团圆夜在祖先牌位前三鞠躬后大快朵颐是吾等孩提时后一年里最期盼的时刻。

先母品性清廉特立独行，不求于人反求诸己，严于律己洁身自好。为儿女与家庭无怨无悔的奉献青春，最卓越的是她终生秉持「空手而来，撒手而去」人生观，晚年自许「无功不受禄」，坚持自主生活与经济独立，自食其力拒绝子女奉养，独自隐退纽约市与老友相陪伴。而每当儿女造访，她都豪迈的执意以自己微薄年金请客买单。她的一生安贫乐道两袖清风，衣着总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在生活上她只求「饥有一簞食，渴有一瓢饮，寒有衣庇体，暑有檐遮荫，病来有药医」，其妇德贤如颜回而不改其乐。在心灵上她只求阅尽世界名著，寄望一枝

笔写尽天下沧桑，以罗曼·罗兰般的高尚情怀深挚刻画出人生所有的苦难与悲剧。

先母前半生都在兵荒马乱与颠沛流离的革命时代中渡过，在缺乏愿景的日子里接受磨练与洗礼，非但能够自立自强并且越挫越勇，视社会天下为己任，在内忧外患物资贫乏的时代洪流里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后半生则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将中国兵法整理保存并发扬光大，克尽炎皇子孙与知识分子的职责。斯人已矣斯爱不泯，百年风骨气韵犹存，精神永在典范长存。如今适逢先母九五冥诞之日，吾等焚香遥祭仰望苍穹，祈将千丝万缕未尽的孝思化作一股袅袅青烟，随风飘渺慰藉远在天际的伟大母亲。并颂：

伟大的母亲

罗定世家，掌上明珠；书香门第，三代单传。
鸦片烟毒，家道中落；有志竟成，中大毕业。
女中豪杰，文笔优雅；浴日名士，情诗绵绵。
连县结缡，作嫁文人；相夫教子，辛勤治家。
广东省府，教养屯垦；国共内战，南京上海。
落足台湾，金防少将；晴天霹雳，夕成寡妇。
独挑重担，抚养五孤；世界兵学，承继夫志。
孙子兵法，中国大系；抚恤鬻书，茹苦含辛。
家专农试，以家为重；盼儿留洋，立业成家。
博士及第，满心风光；维州新州，献身三代。
独立修身，终结纽约；长子最重，惜不同檐。
衷怀次儿，平息而去；克丽思朵，文学至爱。
嫠妇心传，血泪辛酸；夫妻合墓，梦啼雪落。

贞节牌坊，万古流芳；一生传奇，长留人间。

仁师义战，世界大同。

愚儿仁缪谨叩

母亲纪念文

马良平

2013年11月

我是李家的长媳，良平，说起来这段姻缘是母亲（李伯母）一手促成的。事情是我在大一暑假得到了农试所的一份暑期工作；那时李伯母在农试所做土壤肥料的分析，每日样品多，工作量大。所以我这个新雇的帮手也常去帮些小忙。李伯母颇为健谈，在近三个月的暑期中，从她断断续续的述说里，我对她及她的家庭也有少许的了解。每当她提起她的五个子女时，母亲的骄傲和喜悦常溢于言表。是位多么可敬的长者呀。我也为她骄傲和高兴。学校即将开学，在互道珍重之际，李伯母反复叮咛希望我能和他即将赴美留学的长子，仁师，认识。

在六〇年代，台大有股留学潮。那时美国大学研究气氛浓厚。经费充足。有幸我得到了份奖学金，去加州大学求学。仁师到机场接我，又为我找到了学校附近的公寓。初到这个举目无亲的陌生国度里，能够得到大哥哥似的关怀和帮助，实在是非常感激及温馨的。一年后，当我们决定共组家庭时，李伯母自然是同意。记得她是这么说的：李伯父的论述要建立一个“救人”的兵学思想。他的立论在于以“仁义为经，以和平为纬”。前者为孔孟所倡的仁师义战。我们俩人的名字恰巧同时出现在李伯父（爸）的立论上。看来这是个天定良缘。父亲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回顾近五十年的共处，家庭和睦。仁师本着李家的立家精神，自强不息，实事求是。如今虽已古稀之年，仍努力建立他事业的第三春，

“研发医学仪器”。忙碌一如以往。我们为孩子们立了个好榜样。他们也都努力向上，克尽己责。

当弟妹们相继来美，组织家庭后，母亲赴美。只要我们需要帮忙，母亲总是毫不顾虑的，一口答应来倾力相助。多年来母亲在我家，弟妹家带大了大部份的孙辈们。母亲对事情的投入到了无我的境界。照顾小朋友是件十分辛苦的事。母亲以她坚强的意志，充沛的体力，带孙儿女，做家事，修整庭院，做衣服…每当我气息恢恢的下班回来，面对孩子们的种种及家事，实在为母亲的能耐而自叹不如。

母亲最喜欢种花植草。记得当时后院有三小丛麦冬(liriope)她竟然将它分成成百成千株，将前院种满了一圈，后院的花圃也围上一圈。院子看起来整齐，美观。自此以后，每次搬家，母亲就不辞辛劳的把院子以麦冬种上一圈，羡慕了我们的邻居和朋友。

当弟妹和我们的孩子们到了入学年龄，母亲才稍有空闲。有一阵迁居纽约和她的好友吴菊芳女士，李汉魂先生，及几位大学同学时有相聚。我想这大概是母亲一生中难得空闲的几年吧。和母亲闲谈中也得知她心怀大志，总想能成就一番事业。无奈儿女们，孙儿女们都需要她的帮助。在她，儿女的事就是她的第一优先。的确，她以一己之力，抚养大五个子女，成就了五个博士。这是个多不容易的事。而母亲还不满意，她要十大博士。

母亲到了八十一岁体力大不如从前。到医生说她有病痛时，她选择来和我们同住。弟妹们轮流前来陪伴母亲一星期，略尽孝道。在美国这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里，弟妹们能作出这样长时间的安排，诚属不易。我把远在加州求学的儿子叫回维州，看着母亲

牵着她亲爱的孙子的手坐在沙发上，那份慈爱和安详，每每震撼人心，使我久久不能忘怀，也泪流不已。在母亲最后的几星期里，她常对我说她看到了她的妈妈在她左右，或是爸在床头陪伴她。这就是她在病痛中的安慰，也让她在安详中再生。

在母亲逝世近二十周年之际，环顾子女辈中，无不感恩，母亲为了这个大家庭所作的牺牲及奉献，为我们树立良好的榜样。在孙儿辈中个个感受到 Grandma 无限的关爱。他们都能告许你几个和 Grandma 的趣事。值得欣慰的是，他们也相继或即将从大学，研究所毕业，在他们各个专业领域里，脚踏实地的做事，都有出类拔萃的表现。母亲虽没能见到您八个可爱的曾孙女，他们也都健康，快乐的在成长，踏着您为他们留下的脚步，要做个有用的人。希望您和爸在天上团聚，含笑看着曾孙们长大，保佑我们这个大家庭。

Memories of Grandma Po Po

方同汶/方同沁

2013年8月

Po Po, our grandma, always believed in her grandchildren. She made every effort to help us, Shirley and Lilly, fulfill our potential, which included raising us for several years in our early childhood and providing us with love and guidance for many years afterward. As a young child, Shirley loved more than anything to draw, littering the table and the floor beneath it with drawings of women in fancy dresses, animals in various shapes, and people in crazy poses, all decorated with a child's scrawls. Po Po lovingly bound them into books, believing that Shirley could be a budding artistic genius. She enjoyed it when we serenaded her on our child-sized violins imagining how good we would be some day. Actually she might be right; we both got into All State Orchestra of New Jersey and won State drawing awards during our high school period. She always took pride in everything we did, and because she did not have the opportunity that we had, she considered our success was her success.

Po Po grew up during the early day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time with unprecedented political turmoil, financial crisis, and woman liberation. Women in her generation endured foot binding, and in fact someone had attempted to bind Po Po's feet in her childhood. She showed us the kink in her feet, the result of foot bones that were broken but allowed to heal. Despite growing up in a conservative culture, Po Po was one of the first women in her time to attend university, earning a bachelor's degree in horticulture from Dr. Sun Yat-Sen University – one of the top colleges at her time.

Sometimes she would tell us stories about her childhood. She grew up on a farmland. As the only child in the family, her father would very much like her be a boy, especially when the family had single male heir for three generations. Being the only child she was kind of spoiled; when she got mad she would hide away and made her mom looking all around in panic. Together with the rest clan, they lived on a compound. The compound was guarded by towers with holes on the walls from which they could shoot in the event of bandit attacks. As landlords, the family did not need to work hard; tenants would carry in bushels and bushels of rice year after year. In addition to farm animals, they also raised fish. Once they found a fish the size of a baby in their family pond. Everyone agreed that the fish should be reserved for a special event in the future. So they waited and waited believing a bigger event would eventually come. Unfortunately, the communist came who not only killed people but also ate the fish. Besides this sad story, she told us an interesting one about ice cream. When we were having ice cream, she would remind us that ice cream was such a rare delicacy when she was a child that you could get it only in large cities. You didn't eat it with a spoon, but relished it with a toothpick.

Po Po also told us harrowing stories of her bearing and raising children during the Sino Japanese War. During this treacherous period, she lost two of her baby daughters due to diarrhea. After the Japanese defeat, came the Communists who killed many of her family members simply because they were the wealthy landlords. Fortunately, Po Po, our grandpa, and their children fled to Taiwan successfully. On this new land she raised five children as a single parent after our grandpa passed away. When her children grew up and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Po Po settled in yet another new land, this time a foreign country; at that point well over age sixty.

When her granddaughter Lilly was about two, Dad took Lilly and Po Po for her interview at a senior citizen apartment in New York City. Dad told us that both he and Mom were worried that Po Po might be rejected. It turned out that she was not only accepted but also assigned the largest one-bedroom apartment. Dad speculated that it was because the landlady admired Po Po's dedication in helping raise such a cute little granddaughter. Pretty soon, Po Po moved to NYC Chinatown where she lived by herself, led a fully independent life, and enjoyed the company of her old Cantonese friends from China. With limited English, she was able to make several American friends who lived in the same apartment complex, and handled all daily necessities of her American life, like banking, rent, bills, and medical care. This adjustment could not have been easy at her age as Mom showed us later that Po Po's medical statements were filled with her dictionary references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s and English pronunciations. Her drive to become self-sufficient was indeed remarkable.

We always loved visiting Po Po. Her New York apartment was filled with things that were wonderful to a child: jars of honey water in the refrigerator, old black and white photos of her and Grandpa looking very young and very serious, and costume clip on earrings in her bedroom. During the day, she took us, hand in hand, to Chinatown to buy goodies from Chinese bakeries or stroll to South Street Seaport to view the boats and fleets in the ocean, the sky-high Brooklyn Bridge, and fancy gift shops. On a hot summer night in her one-bedroom apartment, the sound of the air conditioner would be mixed with the sounds of police sirens, but we always felt safe and happy among

everyone sleeping crowdedly in the apartment. When it was finally time to leave her apartment, we were always anxious to see whether we would be saying goodbye or whether Po Po would be coming home with us to our New Jersey house for a visit.

Po Po's active nature, toughness, and independence were also evident when she came to visit; Once, the doorbell rang and to our surprise, there was Po Po. We were amazed at how, with limited English, and Mom's hand drawn maps, she could have walked from her New York apartment to the subway station, taken the train, found the bus gate in the maze like Port Authority, gotten off at our NJ home town, and finally walked all the way to our door step. At our house, she kept busy with gardening, sewing, and cooking, ever diligent and resourceful no matter the situation.

Po Po was a fantastic gardener; flowers bloomed and vegetables thrived in our backyard. Ever creative, thrifty and resourceful, Po Po would craft items available from home to make life easier for us. For example, she constructed a wooden plank to hang from the handles of a stroller. She would bring us to school in this stroller, Lilly sitting in the front and Shirley standing on the plank in the back. When in leisure, she showed us how to savor the small simple pleasures in life, like making sandwiches that we could take turns to bite, sitting in our backyard in a cool summer night counting stars in the sky, or just taking a walk to the school yard for a swing. Perhaps it's these memories that we will treasure the most - ones of a remarkable woman with her past defined by sacrificing herself and supporting others, yet still able to take a moment to enjoy a small slice of the present.

Po Po was affectionate, vivacious, and full of health throughout her life except her last year. She loved family reunions, and enjoyed family concerts of violin and piano given by us and our cousins Nora and Marissa. She loved every single one of her many grandchildren, but we feel particularly lucky to have had her with us and raised us. Thanks to Po Po's support, both of us are now career professionals. We are who we are today because we stand on the shoulders of our grandmother. May Po Po bless us with her resilience, courage, and devotion to her family, and her joy for life. May her qualities become part of our character so her spirit can live forever in each of he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Shirley and Lilly 8/10/2013